

希腊新政府“为民请命”能做些什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中心 简军波



简军波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近日赢得选举，新政府上台后，承诺与债权人重新谈判，“结束希腊人持续5年的羞辱和痛苦”。

反紧缩派在希腊选举中获得大胜，引来不少担心和疑虑，民粹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崛起，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编者

问：希腊新政府未来可能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反对实行紧缩措施，它打算用什么招数应对债务危机？

答：希腊新政府是由“激进左翼联盟”与极右翼小党“独立希腊人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独立希腊人党”在反对欧元区援助协议的立场上比“激进左翼联盟”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两个极端政党，虽然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但他们就一个共同目标——反对继续财政紧缩和屈辱的救助方案走到一起，这使得希腊在反紧缩的立场上实现了“强强联盟”。

不过希腊也并非要和欧盟及债权人完全“翻脸”，事情得按实际情况缓着来。毕竟如果取消紧缩政策，一旦债务到期，就面临违约问题，国内财政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没有钱，拿什么执政？何况竞选中还夸下海口要提高被削减的民众福利。因此，该党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虚张声势，一方面讨好选民，另一方面就是提高要价，好在谈判桌上给自己壮胆罢了。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它要求债权人能够减免一些债务，或降低债务利率，或延长还债期限，或降低财政紧缩门槛，凡此种种，皆有谈判的空间。

希腊新财长3日表示，政府有意通过一系列“债务互换”操作结束希腊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债务谈判，比本届政府上台之初谋求“撕毁协议”、终结紧缩政策的强硬态度缓和不少。

此外，新政府还应在内政上下功夫。至少，对积弊已久的官员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应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政治以清明，给投资者以信心。毕竟，再多的外来纾困资金都只能治标，救得了急，但救不了病，真要解决国家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只有提振国家经济水平，才能看到真正的曙光。

问：希腊极左政党因何在大选中胜出？

答：左翼政党能在希腊大选中胜出，并非无缘无故。持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就是从希腊开始的。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欧盟设定的3%上限。随后，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并迅速延续到其他几个欧洲国家。

为挽救希腊，也为了挽救欧元区，欧盟通过了救助计划，并决定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三驾马车”向希腊提供两轮共计2400亿欧元的纾困资金，当然希腊必须接受相应的条件。

紧缩和改革政策虽然逐步缓解了公共债务压力，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困局，希腊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从2008年到2012年间下降超过20%，失业率飙升，2013年失业率超过27%，其中青年失业率超过64%。希腊普通百姓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工资急剧下降、福利锐减，约四分之一的家庭陷于贫困，招致民怨沸腾，街头抗议运动也风起云涌。

1 欧盟不会开减免债务先例 希腊与各方博弈任重道远

问：希腊未来与欧盟以及主要债权国的关系前景如何？对华关系可能有什么变数？

答：希腊新政府与债权方的主要矛盾焦点在于一方主张债务紧缩而另一方主张财政宽松。希腊新财长瓦鲁法基斯放言，先前达成的救助方案是“财政酷刑”。而作为主要债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坚决拒绝了继续减免希腊债务的可能性。

默克尔自有其坚持的理由。如果放任希腊违约或减免其债务，欧元区其他在债务问

2 经济社会危机引选民不满 极左政党终获机会“代言”

由此可见，主权债务危机迅速演变为国家经济危机，并诱发大规模社会危机，这给反对党“咸鱼翻身”带来了天赐良机。而作为最大反对党的“激进左翼联盟”，便成为取代执政党泛中左翼“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右翼“新民主党”的最大政治力量。

“激进左翼联盟”全称为“激进左翼联盟-统一社会阵线”，希腊语简称SYRIZA，是一个极左翼政党。该党具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主张社会平等和高福利政策，面对政府执行财政紧缩政策，希腊百姓深受其苦的现状，提出废除救援协议、放弃紧缩财政政策、确保希腊在欧元区的平等地位等主张。

当然，这些主张也获得了大多数受紧缩政策之苦的普通百姓的支持。一个有符合百姓期待的政策主张，一个是有选票的普罗大众，于是“两拍即和”，水到渠成。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激进左翼联盟”自身稳扎稳打的经营策略。在债务和经济危机期间，该党推行所谓“回归社会”战略，以亲民和深入基层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中施加持久的影响力和建立深厚的选民基础。

比如，通过基层组织，组织一些重要的罢工抗议和街头运动，积极支持民众表达不满，给中低阶层成员提供一些及时的帮助（如提供食物、药品和免费培训等），这些基层工作巩固了该党在民众中的声望。而该党主席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作为一个年轻、充满活力和具有改革精神的魅力型领袖，也容易受选民的青睐。

简而言之，一方面在平时“苦练内功”，一方面是执政党的无能和社会危机的持续发酵，因此在大选来临之际，对激进左翼联盟而言，“天时、地利、人和”终于齐备，因而一举胜出。

因此希腊与欧盟、欧元区国家和主要债权方之间的博弈还没有开始，结果也还在未定之天。但从理性角度来看，希腊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一个不破罐破摔的希腊，两者只有经过慎重合理的谈判，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就此而言，希腊与德国、欧盟的关系，应该在理性的范畴内寻求和解，并达成新的协议。

新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之前我国中远集团投资的比雷埃夫斯一、二期工程运营良好，给希腊财政和就业都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应该不会置身于新政府实施“国有化”的议程之内。但将来希腊会不会在新的项目上提高与我国企业和投资者的要价，还有待观察。

3 欧盟无能助长“再国家化” 民粹主义政党赢得民众心

这些极端政党近年来在欧洲许多国家能呼风唤雨，主要原因是欧盟在处理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时显得很无能，欧洲“再国家化”现象日益明显。这一趋势伴随着欧洲内部民族主义的兴起，主张维护国家利益，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端势力得到了生存的空间。

目前，欧洲受制于移民问题、宗教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实施多年的文化多元主义被多个大国领导人宣告失败之后，日益成为影响欧洲社会稳定和经济成长的障碍。民粹主义政党大都主张反对或紧缩移民，终止申根签证制度、反对所谓欧洲“伊斯兰化”，这

些口号很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顺势而为，借势上位便成为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手段，而民众对它们主张的欣赏则是这些政党兴起的社会基础。

如果温和的中间政党能够保持执政地位，或至少能够在民粹主义政党来势汹汹的当口团结起来，就不会给这些极端政党太多机会。但是，如果现今有些中间党派还不能“接地气”，无法直接回答和有效解决民众在移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经济衰退问题等社会矛盾上提出的合理要求，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一些国家上台执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无非想少还缓还一些钱 希腊新政府「虚张声势」

乌克兰危机恶化势头尚难终止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会谈1月31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但会谈以失败告终。

分析人士认为，本次明斯克会谈无果而终表明，再次趋于恶化的乌克兰危机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坐下来谈已属不易

在乌克兰问题上，也许正印证了那句话“能坐下来谈就是胜利”。在矛盾分歧如此深、相互信任空前脆弱、危机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停了一个多月的明斯克会谈再次举行，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

基辅方面坚持会谈的乌东部代表必须是曾经签署明斯克停火协议和备忘录的乌东部两“共和国”领导

人扎哈尔琴科和普洛特尼茨基。而乌东部民间武装对乌政府谈判代表、前总统库奇马也是一肚子不满意，他们希望乌政府派出实权人物参与谈判，而不是一个退休老总统。

分析人士认为，连谈判人选都成了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么其他重要问题，如双方后撤重型武器、建立30公里隔离带、就乌东部两个州的问题达成妥协等，就更加难以谈拢。

明斯克协议或被弃

表面上看，此次会谈的失败表

现在没有签署新文件上，但其背后的坏消息恐怕就是，去年9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存在被抛弃的可能性。目前而言，明斯克协议仍是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最能让人看到和平曙光的协议。

去年9月5日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在明斯克达成了停火协议。此后一段时间，双方流血冲突尽管没有完全停止，但还是有所缓和。

但是，近期乌克兰东部局势恶化。今年1月，先是一辆搭载平民的巴士被导弹袭击，后是顿涅茨克机场发生激烈战斗，滨海城市马里乌

波尔遭重武器袭击，伤亡严重。

各方没有退让意愿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危机再次恶化并难以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危机本身已形成了“死结”。目前谁也没有意愿为了解开这个“死结”而让步。

乌克兰政府方面需要恢复对作为乌工业基础的东部地区的控制，避免引发东部其他地区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自行宣布独立后的连锁反应。简言之，在克里米亚脱离乌入俄后，乌当局在领土主权问题上

已没有退让空间。

乌东部民间武装已自行宣布成立了两个“人民共和国”，而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就是防止北约影响力和军事力量扩展到乌领土，进而对俄产生威胁。俄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出路是乌修改宪法，实行联邦制。但这一立场无论是乌克兰当局还是民间武装都不能接受。对乌当局而言，这一要求是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对于民间武装而言，这一提议达不到他们要求独立的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在乌克兰危机“死结”无法解开的时候，当务之急应该是尽量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减少平民伤亡。但在危机根源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恢复乌东部和平难以成为现实。 陈俊锋 钟忠